



108年教育部

閩客語文學獎

用本土語言尋找文學的能源



閩南語 ▶ 短篇小說 ▶ 社會組

沈宛瑩 女士

得獎作品 /

唐山、媽祖、食錢鬼



【得獎感言】

Guá suán-tik iōng Tâi-bûn lâi kóng Tâi-uân ê kòo-sū, siá sió-suat lâi
kái-piàn kuí-á-tóo ê hiân-tsōng.

感謝支持我的所有人，我會繼續用社會議題寫趣味的台文小說，予少年人有興趣來學
台語文，順繼思考咱社會的問題。

唐山、媽祖、食錢鬼

來寶就敢若坐佇王梨頂懸，準做尻川鑿鑿嘛是耐心等到暗頭仔才出門。安海宮廟門已經關矣，伊確認附近已經無人才往竹林內底跔(liam)跔跔手行去。月娘領伊來到竹林內的石頭公頭前就先離開矣。一陣鬼風竄入來，竹篙開始跳舞，唱出骨頭斬斷的歌，骨頭恰骨頭相撞的聲閣繼續佇骨頭內面相殘，頂懸的竹葉看甲嘻嘻笑，窸窣窸窣討論下跔彼个擲鋤頭的鳥仔膽，來寶想起來愛往西行十步閣往南行五步。

伊踏出一步、閣一步、閣再一步，然後拚著一個人。

月娘聽著來寶的叫聲，袂堪得好奇心掀開面紗偷看。看著面色青恹恹的來寶坐佇塗跔，就驚甲較緊閣覷起來。一目瞞仔的時間，竹林傳來khin khin khiang khiang的聲，月娘閣忍袂牢偷偷眯一下，看著塗跔仆兩隻頭殼頂有兩個角恰三個角的妖怪。

個敢若餓幾佻年，直直向喙搯物件，但是個搯的全是塗內底挖出來的龍仔銀。

來寶驚甲流清汗，袂輸欲予家己的汗淹死仝款，喘袂著氣。

一隻妖怪感覺著月娘的目神，擲頭看一眼。青面赤目閣有一雙利劍劍的獠牙，另外一隻赤面的嘛隨綴咧擲頭看，伊的一齒獠牙金燦燦，月貌花容驚一下就按呢失色去。



天未光，討海人洪來發就來到海口準備出海掠魚，煞予烏水溝揀來一台破船吸過去。

船頂有一尊媽祖、幾隻魚原仔死去矣，倒佇邊仔的三个唐山客賭氣絲仔。

毋免出海就有錢好趁！來發無細膩笑出聲，規頭殼攞咧算一斤會使賣佻濟錢，根本無聽著船頂的人軟趁趁的喝聲：「請予我水……」。

一兩二十文、一斤十六兩、一個人一百斤、三个人就是四千八百兩、若按呢就會使買二十五斗的米、一年內攞毋免煩惱無米通好食！

海風誠透，吹甲林投葉仔suāinn-suāinn叫，親像婦人見得血光著驚哭甲tshueh氣。坐佇船頭的船頭媽面目慈祥，毋過這馬佇來發的心目中煞敢若財神爺仝款喙笑目笑。月娘看甲誠傷心，沫落去海內底予人看袂著伊的目屎。

來發發現日頭咧欲起床，趕緊往復個兜共船頂有價值的物件收入去，原再伊的厝就佇海坪閣較入去一屑屑仔，免佻久就搬了矣。



來發轉去了後叫伊彼个閣咧睏的某——阿鵝，起來共魚仔剖剖咧，阿鵝目睭擘金看著來發規身軀沐甲全血閣摺(mooh)一尊神明驚一下吱吱叫。

「是咧哭枵呢(nih)?我共你講，恁爸今仔日拈著這尊財神爺，咱欲出運趁大錢矣啦！緊起來共我鬥相共。」

「啥物財神爺，這是媽祖婆呢(neh)！」

「我無時間佻你諍彼，緊起來做工課。」

阿鵝落眠床，綴來發去頭前，看著塗跣的魚仔佻斷跣斷手閣開始吱吱叫。

「莫吵啦！緊鬥鋸。」

「你去佻位剖遮的……一、兩、三、四、五、六肢手……三隻番？」

「這毋是番仔。是我挂仔佇海邊看著一台船，頂懸死三个唐山客啦。」明明就是來發共人捏予死的，伊煞假做無一件代誌：「你算看覓，一兩二十文、一斤十六兩、一个人一百斤、三个人就是四千八百兩、若按呢就會使買二十五斗的米、一年內攞毋免煩惱無米通好食！」

本底驚甲強欲泄尿的阿鵝聽著錢，心內的海湧就平靜落來。

「番肉這馬敢一斤二十文？」阿鵝問。

「應該是啦！頂擺去府城我看著的價數是二十文。好啦，咱先共這肉剖剖咧。」

「按呢誠實會使一年毋免煩惱無米呢！」阿鵝閣佇遐拗指頭仔，講著錢伊就啥物攞毋驚，跔落來看予詳細：「抑毋過皮色無全。」

「剝掉啊！」

「抑這尊媽祖是欲站佇遮看你放血諾(hiooh)？」

「你敢無想欲拜伊做家神？保庇咱繼續趁錢？」

「是會使啦，毋過咱這馬厝內嘛無位。我感覺你猶是先抱去安海宮，先予人知影咱救一尊神明，有致蔭著較拍著番仔會使趁足濟錢的。後尾較請轉來厝來。」

「我娶著的某呔會遮嬌閣巧。」

「三八。緊去，遮我來處理。」

來發就佇骨頭斬斷的樂聲中，摺彼尊媽祖向高寮的安海宮去矣。

欲去安海宮就愛行過高寮大街，媽祖廟是佇街仔路傷尾的所在。

「咯呷！」逐擺經過高寮大街的禮拜堂洪來發攞會佇門口呷一喙喙瀾。

嘛是蓋奇怪，安海宮其實是尾仔起的，規庄頭上早起起來的厝是彼間禮拜堂。來發無閒想這，現此時上要緊的就是去安海宮邊仔的來寶金紙店，揣來寶買安搭媽祖的金紙俗香。



來寶金紙店門拄拍開，頭家江來寶佇咧用雞毛筴細膩的掃掉伊寶貝金紙、炮仔、箋香面頂的塗粉。啊，毋是，應該講是爐丹，是伊誠心拜關公的證據。

來寶共雞毛筴固好勢，來到蛇蛻翼仔頭前，抽一樣上蓋好的烏色檀香點落。向頂懸的關聖帝君覷覷唸，毋知是咧唸啥，毋過看起來誠虔誠。

「阿爸勢早。呿呿。」來寶的大囡——江春生的嗽聲和哈唏聲對圍屏後壁傳出來。春生彼雙巧巧人的目矦猶閣沙微沙微。

「緊來共關帝爺講你來矣，保庇咱兜趁大錢，予你較緊起大厝俗身體勇建。」來寶點一樣烏檀香予春生。「啊恁小弟咧？」

「閣咧睏。」春生插香。

來寶佇邊仔吐大氣，頭直直幌。

「阿爸你毋通大心氣，我是大囡，以後會繼承這間店，你就予秋成去做伊恰意的代誌，而且講伊做醫生會當救人，這是替咱兜做功德。」

「猶是咱春生較捌代誌，你愛共身體顧予好，等你生後生了後，我會共恁阿公予我的金手指閣傳予你。」當初綴李春生號全名是著的，雖然身體是有較稔，但是頭殼誠實有生理款，後擺是欲做好額人的。將才面的春生聽甲真歹勢。來寶猶是咧煩惱第二個後生：「毋過秋成綴彼貢的胡啥物云……」

「是『Owen』牧師！」秋成雄雄抨出圍屏，閃過來寶的五筋脈，衝出店門險去踢著戶樞，強欲仆落去，好佳哉無跋倒，跣步一趲向禮拜堂的方向直直去矣。

「江秋成，共恁爸擋咧！」來寶頭殼衝煙，規間店敢若燒金桶強欲燒起來。

「只要是會當救人大夫，唐山大夫、番婆鬼、洋大夫的攞是好人啦。」春生喙開但是手繼續無閒替發財金補貨，發財金不止仔好賣，三不五時就要補。

「猶毋過聽講紅毛的王祿仔佢番婆鬼企款會食人，紅毛番佢生番無一塊好。」來寶喙若開，手就放落來。「做番大夫的會食人，做番人的會剖人，真正無一塊好。」

「你細漢時毋是有食過番肉？」

來寶趕緊越一下身面向門口，閃避伊店內拜的關帝爺。「我是著乞食症，恁阿公較去買一兩番肉予我補身體，是治病用的。彼番仔做藥仔救我的命，伊嘛有功德。」

「毋管按怎講，你嘛是食人肉。」

「緊做工課啦！囡仔人莫應喙應舌。」春生嘛無受氣，煞文文仔笑。

「阿兄你哪會無叫我！」江家頂個月正式送做堆的新婦仔江莊玉蘭對圍屏後壁走出來怦怦喘。「阿爸歹勢，我這馬才起床。」

「阿蘭仔，你毋免遐早起來。午時綴阿母買菜煮飯就好。緊轉去睏，阿母嘛猶未起來。」春生輕聲細說趕阿蘭轉去房間。

來寶看著一个畫面誠歡喜，頭直直頓。阮春生佢我當初有夠相嚮，疼某是欲大發財的頭彩。顛倒是第二个，平平老爸老母攏企款，哪會和大漢的遮無企？

兩個爸仔囡隨人做工課。

「江老闆勢早。」洪來發規身軀臭臊味來到店門口，知影來寶的店內清氣清氣，鼻仔摸咧無入去內底激死人。

「洪仔勢早。今仔日初二，愛八路武財神金、抑是土地公發財金？五路發財金嘛會使。啊今仔日有啥物魚啥(hannh)?」來寶無閒出去招呼，橫直洪仔逐工攏來。

「今仔日無欲買發財金啦，先安搭這尊媽祖啦，安神明愛啥物金啥？」

「媽祖?!」來寶從出來門口，看著洪仔手中摺一尊神明。「壽金、壽金。春生啊，去提壽金來。」

「這媽祖是佢位來的？」

「烏水溝流來的一台船停佇海沙埔啦，頂懸有規領仔破衫仔褲佢這尊媽祖，看起來是閣有唐山過烏水溝來，煞無看著半个人呢(neh)。」

三个人慄慄掣，春生先轉去顧店，留來寶和洪仔。足無簡單將船頭媽暫時安搭佇安海宮的偏殿。

「總算是好矣。欸，洪仔，安搭這尊船頭媽的壽金和今仔日的發財金，我算你較俗

咧。」來寶手比一下：「按呢就好。」

「欸，救神明是功德，你有影誠凍霜。啊，煞煞去。攞算我的。無的確我救這尊船頭媽起來，我會出運趁大錢。」伊袂忍得煞笑出來。

來寶聽一下目睷睷：「無、無、無，我共你講要笑啦。媽祖是咱做伙安的，哪會共你收錢。」



繼落來這兩工誠怪奇，這馬才三月中就熱翕翕，日頭公共高寮曝甲攞kiuh起來矣。下晝時，洪來發的某——王阿鵝常常會來揣來寶的某——阿雞開講，順繼買發財金。現此時猶未看著人，彼隻鵝母的聲就已經傳入來店內矣。

「阿雞姊——」阿鵝當做是家己厝，無問過就直接坐佇椅條仔頂。

「阿鵝，誠久無看見！」阿雞添一盞茶予王阿鵝。「敢若加較大箍呢(neh)！」

「恬恬啦！嘛才一工爾，昨昏較無閒，咧變這啦。」王阿鵝對連櫃頂重重囤一塊用芋仔葉包起來的物件嘻嘻笑：「我共你講啊，我今仔日就是來送這的。」伊食一喙茶，看阿雞的反應。

「啊這是啥？」

「阮翁拍著生番，這番肉我拄切好，送予恁兜補身體，予你較早抱孫。」

「遮好著！我常常攞咧煩惱個兩個講。」阿雞緊拍開看覓，確實是一塊肉。「人講拍一个番較贏拍幾隻鹿呢！誠實欲送阮兜？」

「嘿(hennh)啦，平常時若無燒恁兜賣的好香，哪會有今仔日？收落來啦！」阿雞實在足歡喜的：「有影救一尊船頭媽起來有致蔭！等咧暗頓就來煮這塊。」

江家食暗頓時，蠔仔嘛來分一喙，毋過食的是活人肉。阿雞碗攞無振動規个人無閒頭tshà四界趕蠔。阿蘭仔是咧無閒鬥蠔罩。三个爸仔囤坐佇食飯廳，春生淋一喙湯，目眉心予鹹一个擠起來，問：「這馬才三月爾，今年會特別熱，阿爸我會記得你捌做過一種香會當驚蠔。你若是提出來賣，今年一定會趁錢。」

春生閣講一寡三月迎媽祖的製香計畫，炮仔嘛是愛繼續補貨，金紙的部分若是無夠愛

冗早去共紙廠買。春生uān-nā講uān-nā淋，共彼碗鹹篤篤的湯攏淋完矣。

來寶頓頭，誠滿意：「就照你的意思。」誠實春生這個名號了有著，確實有生理頭腦。這馬已經成家矣，相信免偌久就會趁大錢來有孝我。顛倒愛煩惱這籊第二个當時欲娶某。「秋成啊，你有較恰意佗一家的？」

「高家的厝千金。」

來寶話猶未講了就予險去哽著，共喙內的番肉湯呸出來警(tshoh)講：「個高家是咱高寮上好額的人，閣無後生，閣是厝千金，聘金閣毋知愛偌濟。就算高小姐恰意你，你是予人招呢！按呢是拜個兜的公媽！」

「聘金我家己會想辦法，個兜拜天爸的，無神主牌嘛無咧擲香燒金紙。」

水雞杜猴覓佇草phō內唱歌，江家的灶跤摔碗摔箸、頓椅頓桌袂輸北管，規庄的人攏過來金紙店門口聽戲。

閩日中晝，樹仔跤歇涼的人攏咧傳昨暝金紙店彼齣戲，逐家攏感覺誠無彩江家無做戲班，若無個兜彼个位挂挂仔好佇媽祖廟邊仔頭一間，戲棚搭起來扮仙做戲是上適合的。昨暗個兜演的有影比「過五關斬六將」閣較精彩。



這幾日秋成攏蹓佇禮拜堂，橫直伊日時攏綴『Owen』牧師學西醫，蹓遮顛倒較利便。雖然重視厝內感情的外國人『Owen』牧師有苦勸伊轉去，毋過秋成一句「『Mr. Owen』你嘛是為著理想才放棄恰愛人交換手指的機會，離開故鄉過鹹水來的，敢毋是？」就共牧師窒倒轉去。佳哉阮遮結親是無交換手指這種規定，若無我去佗位生一跤手指出來？講罔講，秋成其實誠崇拜牧師，像伊這馬干焦一禮拜無見著高桂就心內驚惶。

嘛誠奇怪，今仔日拜天，高小姐哪會無來禮拜？想當初秋成開始綴牧師學醫就是希望會當有較濟機會見著信耶穌基督的高家厝千金。

毋知是『Owen』牧師會曉讀人心猶是秋成的面攏寫足清楚矣，等禮拜結束了後，『Owen』對橐袋仔內提一條面布予著相思病的秋成：「知影你會煩惱，高家的使用人頭挂仔捎來的。」

秋成接過面布，敢若看見金山銀山，規个人跳起來：「是我的『秋』！伊繡一字『秋』！」閣提起來鼻看覓，是桂花芳。

「江秋成共手指吐出來，若無就知死！」

是阿蘭仔來揣秋成。『Owen』牧師聽一下和秋成同齊緊拚出來看，英國來的紳士頭一擺見著刺查某應該就是伊這種面。

毋過大嫂伊甘願倚佇門口七鍤五耙嘛毋願意入來坐落來講。伊uān-nā罵uān-nā哭：「秋成，你較緊共阿公留落來的金手指還來，咱兜娶袂起高小姐啦！阿兄這幾日破病，阿爸阿母足著急從錢欲去買番膏。」話講一半就欲共秋成跪，秋成緊共大嫂牽起來，煞發現伊昏去矣。

真正想無，我這幾工攞無轉去，連阿公有一跤金手指攞毋知，哪有偷捎？

干焦一下仔大嫂想著伊閣有話愛罵秋成就醒過來繼續警。原來春生頭殼已經燒兩暝，身體煞冷甲sih-sih顫。來寶臆是海上的鬼仔船來掠男丁的魂魄去做船工，共春生的魂掠走矣，就較緊拚去安海宮請媽祖處理，符仔水灌幾若碗春生猶是無退燒。來寶就想講是著乞食症，欲提金手指去當店換錢買番膏轉來煎藥仔，煞發現手指無去矣，然後懷疑是予秋成偷捎走。

「大嫂較冷靜咧，我無捎手指啦，我真正無捎。你會當問『Owen』牧師，這幾日我攞無轉去。」秋成越頭看牧師：「著無？」

「秋成這幾工一直綴我學醫無轉去。」牧師微微仔鞠躬，誠有禮貌：「若無我會當去共恁阿兄看症？聽起來是『Dengue fever』。」

「毋免你煩惱！啥物斷骨灰薄，你較斷跤斷手啦！名攞號做胡云矣，看症一定烏白云、烏白看。」



有影真怪奇，自從來寶個兜著賊偷，庄仔所有人厝內面藏的金仔嘛同齊拍毋見，而且敢若是著災全款，真濟人發燒。奇怪！起先，逐家想講是鬼仔船來掠男丁魂，毋過嘛有查某人破病，逐家才臆講是著乞食病。雄雄，厝邊頭尾攞咧燐補品，規个庄頭鼻起來是一種若像內山全款神祕的芳味。你若是現此時行佇高寮的街頂，不管時會聽著破病囡仔哭講：「阿母我無愛食，這傷鹹。」

「夭壽囡仔，番肉一兩就愛二十文，共恁祖媽吞落去！」

庄內有錢的買番膏猶是炕番肉，上無閣有番下水，無錢的就共人討碗尾，佳哉洪來發做人誠海派，番肉俗俗仔賣予庄內人，為著這件代誌閣佢個某冤家。逐家直直食，煞毋知



這根本毋是番仔的肉。

雖然無欠「番肉」，毋過全庄頭猶原瘡篤篤，著病的人顛倒愈來愈艱苦。開始有風聲講今年欠人手就規氣安海宮莫迎媽祖，干焦賭七工就欲媽祖生矣，愛跳陣頭閣愛舞藝閣，實在是無夠跲數。

春生倒佇房間毋知當時會醒，含佢春生睏全一塊眠床的阿蘭仔嘛昨昏開始發燒，阿爸留落來的金手指閣無去。歹代誌若海溝流湧，一目瞞仔就全部淹過來。來寶佇伊澹糊糊的金紙店內往復徘徊，目眉心一直是擠做伙的。

論真來講，秋成毋捌插金紙店的代誌，嘛從來毋捌收錢佢擱算盤，更加毋免講知影錢囡佇佢位。

知影藏錢所在的阿雞、春生和阿蘭仔無可能會來偷，只有秋成上可疑，毋過伊應該誠實毋知金手指藏佇公媽龕內底，伊這馬拜天爸，驚擲香就驚甲欲死，無可能動公媽位。既然全庄頭攞有人金仔拍毋見，若按呢，敢有可能是一个鼻會出金仔味的賊仔偷提走的？

我藏佇安海宮後面竹林內的龍仔銀毋知有予賊仔偷提走無？

彼是伊儉幾十年的銀兩，想當初來寶佢人以一欉果子樹仔為界址購一坵田，伊趁逐家收冬了的暗時共彼欉樹仔剝掉，過轉工牽牛犁田的時陣順繼共田岸掠予狹，播秧仔的時陣就會使閣種一排稻仔。來寶就用這種漚步佇頂港趁垃圾錢嘛趁了咧欲十冬，真無簡單儉著錢會使娶某才離開。兩個翁仔某嘛是儉儉仔用，最後佇下港開一間金紙店，生兩個後生想講總算是會使好好過日子矣，煞發生……

來寶決定去竹林內行一逝，伊毋是欲揣錢，伊是欲為著伊的囡仔拍算。

伊醒過來的時陣是倒佇眠床頂的，阿雞無發現伊半暝才轉來，伊家已嘛想無伊是按怎轉來厝的。無論按怎想，來寶嘛毋知昨暝的赤面青面鬼是啥物仔，上重要的是，伊的錢真正予鬼食去。

「是講我昨昏夢見兩隻蛇，佢恐怖咧，我這馬想起來閣會起雞母皮。」一開店，王阿鵝閣來金紙店揣阿雞開講。

「哈，你是起鵝母皮啦！啊是啥物蛇？」阿雞食一喙茶。

「一隻青竹絲，一隻紅竹節。個兩隻佇我後壁直直追，我就那旋那喝救人，雄雄佇彼



林仔內有一肢手伸出來共我的面欲落。」

「夭壽喔，遮恐怖。夢見蛇愛去拜土地公啦，等咧我捐金紙予你去拜拜。」

來寶一爿目眉挑起來。

「好啊！」王阿鵝嘛食一喙茶。

「啊然後咧？」

「然後我就聽著阮翁的聲對林仔傳出來。」王阿鵝講話愈來愈細聲，袂輸蠓仔。阿雞將耳仔倚過去蠓仔邊仔：「伊講啥？」

「『哭餓呢(nih)，共恁爸吵起來！』」

兩隻家禽的笑聲撞開來寶彼鎖經經的目眉心，閣倒彈衝出窗仔門直直到街尾的禮拜堂，共彼洋鬼仔鐘撞一下玲瓏瑯瑯。

禮拜日的禮拜堂上鬧熱，洋鐘奏一條閣一條的聖歌。張姆提個兜咧賣的蚵炆來禮拜堂分，一入門看著秋成就換伊來問：「秋成，你敢有聽恁阿爸講今年迎媽祖無欲取消，顛倒欲展大舉行？這馬外口誠無閒，賭五工爾，逐家攞咧準備迎媽祖。」張姆進前喙齒疼，是予『Owen』牧師治好的，想當初張姆嘛是逐工去來寶金紙店買發財金，這馬已經換做走禮拜堂矣，伊講一禮拜來一擺就好，閣毋免開錢。

秋成幌頭，接過張姆捎來的蚵炆。蚵炆芳貢貢，食一喙就親像來到海墘吹海風，聽海雞母佇天頂叫。

「你有影毋知？是恁老爸講媽祖共伊託夢交代的呢。」

秋成神遊的魂魄跋落海底，險仔淹死，驚一下共頭拄仔吞落的海味吐出來：「聽伊咧屁話，伊拜關帝爺的，乸會是媽祖共伊託夢？」

「著乎！」張姆嘛咬一喙蚵炆。「嘛有可能是伊救起來的彼尊船頭媽啊。啊，伊有講伊看著千里眼順風耳，講甲有影有跡，喙角全波lioo，啥物千里眼頭殼頂有三个角，順風耳有兩個角，啊我毋知啦！橫直媽祖娘娘交代今年迎媽祖愛擴大，庄頭才會解彩。」張姆喙內的蚵仔咧欲睏去。

「我看，庄頭會著瘟就是彼尊船頭媽引來的！」蚵仔煞佇秋成喙內跳戰舞。

「呸呸，袂使對神明無禮。」已經改信天主的張姆竟然按呢講。「而且乎，恁阿爸閣有講媽祖愛逐家像隔壁的鹽水全款沿路放蜂仔炮，瘟神才會驚甲走去。」

「媽祖到底是交代佢濟項？」

「我哪會知？反正我這馬信天爸也無拜天公，迎媽祖佢我嘛無底代。」張姆蹺蹺搖咧搖咧，咬一喙蚵炙繼續講：「毋過講實在的，這擺若取消，對恁兜的金紙店誠傷呢，迎媽祖毋但愛用著金紙，香佢炮仔恁兜攏有通買。媽祖嘛是對恁兜誠慈悲。」

「是講，高小姐哪會無來？」

「干焦關心嬌姑娘仔，對家己的老爸攏無欲插湊。」秋成的面紅起來袂輸關公，予張姆笑一下：「你毋知影喔？高小姐這陣著斷骨灰...」

「『Dengue fever』？」

「嘿啦！」



「陰柸。」

三月二三欲暗，高寮規庄恬tsih-tsih，干焦安海宮有聲說。破病的人踎厝內，無病的就攏倚佇廟埕等轎班跋有柸請神明起轎，毋過對早起就開始，每一刻問一擺，跋到這馬已經超過五六个時辰矣，高寮媽猶是完全無欲出門的意思。

「笑柸。」

隔壁縣的茶米媽是高寮媽的分靈，雖然茶米媽每一年的路線無人事先知影，毋過個可能是蹠山頂行山路慣勢矣，所以跋步誠緊，逐年攏是差不多佇中晝時就會來到海口的高寮割香。

「聖柸！」

「笑柸。」

茶米媽嘛會使算講是高寮媽的姊妹仔，逐遍來高寮攏會招高寮媽去海邊趲一輪。逐家攏講個的個性真相閣，攏愛看海。嘛凡勢是茶米媽蹠山內蹠久矣，就想欲來海邊吹一下海風。閣有人講茶米媽是來海邊看烏水溝，因為烏水溝的另外一汊是伊的故鄉。

「聖柸。」

「聖柢！」

「笑柢。」

日頭看個跋無柢看甲誠瘡就落山矣，廟公手中的紅色月娘已經對半月形跋甲變月眉，和拄出來的月娘攏看袂落去，捎一塊雲共家己的目矚開牢。

「聖柢。」

「聖柢。」

「聖柢！」

逐家緊款款咧準備起轎，遠遠仔看著高寮大街有一个人影，銅鑼聲直直衝入來廟埕。「是個的報馬仔。較緊放炮，準備起轎去庄仔口接茶米媽！」有影高寮媽誠靈聖，已經佇天頂恰伊的好姊妹仔講好時間矣。

樂手開始奏樂，鼓吹共堅凍的空氣歎破、比舊年閣較濟的炮仔佇街頂鋪規排，根本看袂著下跂的路，內底閣有摻一寡蜂仔炮。炮仔予人點落，一陣烏煙共對方的報馬仔開牢——如果高寮大街是一个人，炮仔就像刀仔對頭開始剝皮，一路剝到跂指頭仔，血像湧泉噴出來，濺佇扛轎夫的身軀頂。烏煙內面的蜂仔炮袂輸熾熾，可比雷公隨時會出來共做歹代誌的人敲予死。千里眼和順風耳大仙尪仔的手幌來幌去，想欲共烏雲掰開，煞毋知家己頭殼後壁的高錢已經落去一半。敢講是有人痛貪高錢會用得保庇發財，趁起轎前先偷提幾張去？

烏煙共月娘開去，逐家干焦借蜂仔炮的火光看路才袂佇烏暗中迷失人生方向。佇遮喊聲聽袂著、行路看無路、看人攏是烏影的街仔路面頂，雖然路無長，但是一路摸暗閣攏是炮仔，按怎行攏袂緊。陣頭所有人身上攏是像血全款的炮灰，炮仔聲聽起來愈來愈像足濟骨頭同齊斷去的聲音——為著來寶的私心，這條街已經碎骨粉身矣。

來寶只是普通的香客，伊綴佇陣頭上尾仔。等伊開始行對街頂時，炮仔已經放了矣，毋過烏煙猶未散去。伊踏入去烏雲內就予煙嗔著，來寶那嗽那行。高寮大街現此時袂輸一隻玄武滾紋，雖然看袂著頭前的路，但是會當聽著幾若種聲對東西南北流來。

Khin khin khiang khiang khin khin khiang khiang.

有人恰來寶全款咧去去嗽，嘛有人咧喀喀嗽，閣有人嗽甲親像跋落海佇水中沐沐泗。雖然看袂著塗跂，但是來寶用伊的心看著規路紅記記，就算是化做灰伊嘛會認得，因為遮

的炮仔攏是伊銷出去的。伊一跤一跤踏佇幫伊趁誠濟錢的血肉面頂，這是伊頭一擺體會著臺灣錢淹跬目，從來毋捌遮爾快活。

「佳哉今年無取消，我會使繼續趁大錢。」

街仔路路平平，伊煞有行樓梯、愈行愈懸的感覺。等到來寶強欲會用得挽著月娘的時「Khiang——」一聲，對方報馬仔的銅鑼聲共來寶神遊到極樂世界的魂魄敲轉來高寮。伊回魂了規个人像輪仔輾落血肉堆起來的山，佳哉尻川後有一个敢若眠床的物件共伊接著。「Khiang——」烏雲予銅鑼敲一下散去嘛共來寶的耳空敲開。

四面八方湧出撼天動地的哭聲，塗跬血流成河。月娘出來看，天頂無雲煞開始落雨，來寶手伸出來結果發現手中心接著一塊一塊的紅花。風中有伊細漢時記憶中的味——彼工我倒佇眠床頂，阿爸揸番肉轉來時，規間厝攏是這種味。

來寶尻川下跬的眠床出聲：「a ô a ú-í」來寶驚一下跳起來，是竹林內看著額頭有三個角赤面鬼，近近仔看有影像千里眼順風耳。仆佇塗跬的赤面鬼毋但耳空全血閹斷跬斷手半小死，毋過身軀邊仔全是伊進前藏起來的龍仔銀，來寶較緊跔落來拈錢。

伊是拚死命咧拈，真驚有人會來搶。拈錢拈來到赤面鬼的喙邊，發現其中一齒歪去的獠牙有卡一跬面熟面熟的金手指。

是我的手指！

橫直這隻鬼已經半死半命矣，無差這齒牙。伊就共強欲交落的喙齒硬挽落來，食錢鬼哀哀叫，毋過伊的金手指原在卡佇頂懸。來寶跔佇遐研究欲按怎共手指挽落來。

「a ô a ú-í」來寶擰頭看著春生仆佇原本赤面鬼仆的所在賭一口氣。

一條紅線對春生的喙角趟出來塗跬敢若咧走揣啥物，伊揣著倒佇邊仔——喙中全是龍仔銀、已經無喘氣的阿蘭仔。阿蘭仔的兩蕊目睷仁深lòng-lòng，紅色的水直直對一雙墨色死潭內湧出來佇塗跬化做一條紅線，兩條線結做伙，同齊跳入去血河。

「a ô a ú-í」

來寶雄雄曉悟春生拄才彼句話，一陣春尾溫暖的東風吹來，伊的手趟一下無提好勢，春生的喙齒伶金手指攏落對血河予媽祖的慈悲沖走矣。